



福氣伯在還沒被鋸掉之前，曾經讓他痛得無法入眠，為了轉移痛苦的感受，他才會卯足勁地投入創作，讓創作的專注來沖淡腳上的疼痛……

第一次看到呂福氣，只見他滿臉的笑意，還有說也說不完的話，直覺他是個爽朗直接且樂觀的人。可是，看到他創作的石雕作品，卻總是呈現了悲苦的愁容，讓人感到有些不解，難不成福氣伯是個裡外不一的人，才會讓作品的呈現與私下的態度產生如此大的距離？



澎湖寒冬

攝影/翁庭華



福氣伯重視創作的過程遠過於結果，石雕作品常隨意擺放在門口、路邊。

靈感的百寶箱，來自永無止境的疼痛

福氣伯的小腿在還沒被鋸掉之前，曾經讓他痛得無法入眠，為了轉移痛苦的感受，他才會卯足勁地投入創作，讓創作的專注來沖淡腳上的疼痛……

文／邱麗文 攝影／林枝旺

來到呂福氣的石雕園，映入眼簾的是無可計數的石雕作品，被隨意擺放在門口、路邊，還有許多作品被雜草叢生所淹沒，只隱約看到若隱若現的雕刻紋路……。看著眼前擁擠且雜亂的景象，直覺感受到福氣伯對待作品的心情，相信他重視創作的過程，是遠過於結果的，所以才會無視於作品的被棄置、無視於作品被路人順手帶走。後來細看了這些作品，總覺得其中帶著強烈的吶喊，似乎正在告訴我們：福氣伯在創作的過程中，心中所累積的痛苦有多驚人！

一九二九年生的呂福氣，七十歲才開始創作石雕

第一次看到呂福氣，只見他滿臉的笑意，還有說也說不完的話，直覺他是個爽朗直接且樂觀的人。可是，看到他創作的石雕作品，卻總是呈現了悲苦的愁容，讓人感到有些不解，難不成福氣伯是個裡外不一的人，才會讓作品的呈現與私下的態度產生如此大的距離？

福氣伯選擇用動物性的本能來面對生命的痛苦，才能讓他發揮如此驚人的創作潛力，讓作品都積蓄了他的生命能量，給人一種強烈的浮世纏感受。



中，福氣伯不只一次地自嘲自己是：「跛腳大仙」，就可以感受到他對形體的殘缺是多麼在意，雖然他的臉上始終掛著爽朗的笑容，嘴邊的笑話也說個不停，卻仍掩不住那股乍現的悲涼，而園內的每件作品，都是他午夜吶喊疼痛的最佳見證。



福氣伯帶著他改裝過的安全帽，單手舉起重重的雕刻鐵板，幾天前他大動過截肢手術，小腿上的傷口還沒拆線，不向命運低頭他，展現旺盛生命力。

書唸得不多的福氣伯，長年都靠著從事木工、水泥工維生，並照顧一家子的生活；對他來說，一生都像是工作的機器，爲了三餐沒有一刻得閒。直到兒女們都能自立，不再需要他的勞力付出，福氣伯才決定退休，卻又深感閒不下來。幾年前，呂福氣認識了素人石雕家呂石養，由於他們都有水泥工的背景，讓福氣覺得自己也可以投入石雕的創作，於是就向呂石養學習石雕的技術，隨後就買來一卡車的石材，開始賣力地投入雕刻的世界，甚至廢寢忘食。

一九二九年生的呂福氣，七十歲才開始創作石雕，如今的作品卻超過千件，實在讓人驚訝於他的創作力如此驚人，真不知他靈感的百寶箱從何而來？仔細看福氣伯的作品，可以感受到一股返璞歸真的童趣，他喜歡雕刻人像，特別是臉部的表情，個個古樸有型，卻總帶著深淺不一的愁苦。

創作的靈感，來自生活經驗的啟發

當福氣伯帶我們參觀他的作品，只見他迅速地杵著復健的支架，光著「單腳」走在充滿芒刺的土壤上，一點都不費力，實在難以想像，他才在幾天前動過截肢的手術，如今小腿上的傷口還沒有拆線：。實在對他的生命力深感折服，眼前的他不但聲音宏亮，

臉色也非常紅潤，看起來遠比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還有活力，可見他的生命力多麼旺盛，一點都沒有被疾病侵擾的跡象。

走在滿是荒草的庭院中，我們看見堆積如山的作品，問起福氣伯創作的想法，他只是大聲地回答：「自己」不看書也不聽故事，作品都是想到做到，只是將生活的所感逐一表達。」看著一個個不同表情的石雕臉譜，都是透過福氣伯生活的經驗啟發靈感，作品沒有一件重覆，就像是他一生中碰過的人物縮影，只要靈光乍現，他就能馬上將作品完成，連打草稿都省略了。

除了石雕，福氣伯還將庭院內的木頭、牆壁、鐵板，甚至撿來的椰殼，都雕上不同的表情，讓人視線所及，都是創作的痕跡，實在令人深受感動。當我們一再告訴福氣伯，說他的創作充滿了美學的思考，而且其中還具備了裝置、複合媒材藝術等等的多變風格，卻見他笑得很靦腆，而一再說，「別人做得一定比他好。」看來，對讀書不多、且生活單純的福氣伯來說，所有與美學結合的聯想，他可是一句都說不出口的，不禁讓人感受到：其實每個人心中，都有自己的藝術原型，只是自己從來不曾發掘，也沒有自信面對。

福氣伯的創作燃料，原來是來自身上的疼痛

究竟是一種怎麼樣的「癮」，讓福氣伯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，創造出如此驚人的數量？原來，福氣伯的小腿在還沒被鋸掉之前，曾經讓他痛得無法入睡，爲了

轉移痛苦的感受，他才會卯足勁地投入創作，讓創作的專注來沖淡腳上的疼痛。當我們了解福氣伯的創作燃料，原來是來自身上的疼痛，突然覺得很心疼，想到他每每發狂地將石頭上多餘的部分磨掉，就像是一滴滴地卸下他腿上的劇痛，這樣的創作心路，實在讓人感到窒息，難怪他的作品，總帶著愁苦的神情。

眼見福氣伯的作品實在太多，讓家中百餘坪的空間都存放不了，甚至還將作品成堆地放在家門前的兩旁道路，不時引來路人的圍觀……。如果這些作品的呈現，都代表著他腳上的疼痛，那麼作品愈多，不正代表著他的腳愈疼嗎？突然覺得環繞在我身旁的石頭，個個都展現出哭泣的面容。

或許，福氣伯的作品也反映了他的人生寫照，那就是：每個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困居，無法奢望別人的了解，所以必須透過創作的型式將內在的困局釋放，否則永遠找不到心靈的出口。就像在言談中，福氣伯不只一次地自嘲自己是：「跛腳大仙」，就可以感受到他對形體的殘缺是多麼在意，

藝術品的真正價值，在創作者對待作品的用心

如果有機會用「同理心」來感受福氣伯忍痛創作的心情，一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激勵。他創作是爲了將腳上的痛苦忘記，那絕不是一種工作狂的展現，而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悲憫，而我們對痛苦的忍耐程度又爲何？有毅力透過滿園的作品來轉移痛苦嗎？相信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可見福氣伯選擇用動物性的本能來面對生命的痛苦，才能讓他發揮如此驚人的創作潛力，讓作品都積蓄了他的生命能量，給人一種強烈的浮世纏感受。

在福氣伯的名片上寫著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今生有緣是福氣，全國結緣，大家福氣。」可見他多麼希望大夥來看他的作品，並與他聊聊天。目前有人想要幫他寬地展出，而福氣伯卻顯得興趣缺缺，主要是他無心理會展出的繁瑣事宜，只希望有人願意來他的石雕園看作品，就很令他開心了。或許，對於已經七十多歲的福氣伯來說，作品的市場性並不是他考量的事，反而是有人願意用他的心情來感受他的作品，並給他一些溫暖的支持與鼓勵，才會讓他感覺開心。

其實，藝術品的真正價值並不在市場上的價格，而在創作者對待作品的用心。如果一味地將所有藝術家推向市場，到頭來只會讓他的作品被潮流帶著走，而失去原創的風格。我想，只有用全部生命的投入，與不帶任何利益思考的用心，才是藝術品最感人的部分，而呂福氣的石雕創作，絕對可以用藝術的眼光看待。